

人们常说，

无辜者无可畏惧……

然而在一个人杀人的世界里，

我的生财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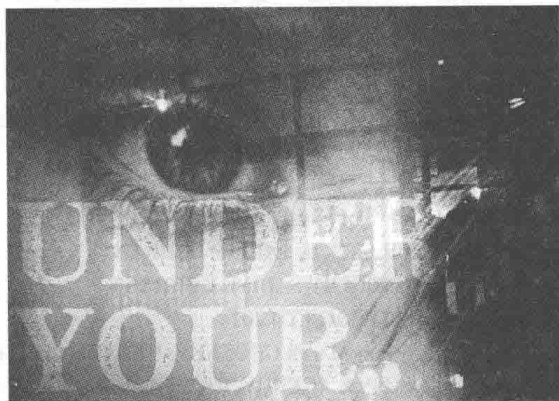
达兰特 / 著 李潇 / 译

入○肌肤

UNDER  
YOUR  
SKIN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渗入○肌肤



[英] 赛宾·达兰特 / 著  
李潇 /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渗入肌肤 / (英) 达兰特著; 李潇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1

ISBN 978-7-5057-3616-0

I. ①渗… II. ①达…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564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1380

UNDER YOUR SKIN by SABINE DURRANT

Copyright: ©1.2014 BY SABINE DURRANT

2.TPC&G LTD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书名 渗入肌肤  
著者 [英] 赛宾·达兰特 著 李潇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9.75 印张 244 千字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616-0  
定价 3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献给G.S.

## 星期五

我今天出门比平时早了一些，虽然天不算完全漆黑一片，但光线也十分微弱。整条街上感觉像飘满了幽灵和影子；路边的树木像镀了一层铁皮，直挺挺地矗立在春日清晨的薄雾中；荆棘和灌木丛左一堆右一簇，在铁道两边延伸开来。这真是一个抢劫者的天堂，虽然我极力抑制自己不去这么想。

我依然沿着平常跑步的路线——穿过大桥，绕过足球场，球场里被踩得坑坑洼洼，像一片波浪起伏的海面。这条路走到转角的时候是最黑的，所以，在被一侧笔直延伸出去的铁轨和另一侧的儿童游乐场包围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一件蓝色的湿漉漉的滑雪衫垂了下来，在柱子上形成了诡异的人像，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直到穿过草坪的小路，走上主干道。一些车辆的前照灯光从人行道上掠过，如果真的有人上班比我出门还早，那就一定是那些通勤的人了。一个人影无声地朝我靠过来，又是一位晨练者，头上戴着大耳机，穿着莱卡运动服。他跑开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留下了一些体温和汗水的味道。在伦敦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即便在半夜三更，或者是寒

风刺骨的三月凌晨，永远都可能有人看着你，跟着你，注意你的一言一行。我真不觉得自己喜欢这点。

这对跑步很有帮助。这步调，这节奏，还有规律摆动四肢的感觉，都在向我的思维发出指令。我昨晚没有睡好，虽然偶尔也会有一阵阵无意识的状态，但我还是梦见自己是醒着的。最终只好起床了。我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吸气，呼气，再吸气，再呼气。跑步的时候我会尽力在脑中把事情排序归类，等回到家以后再冲个澡。史蒂夫会在早上七点的时候开车送我去工作室，出门前我会跟米莉吻别，之后玛尔塔会给她准备早餐。（我尽量多喜欢一点玛尔塔吧。）我能见到菲利普吗？估计不行，已经这个时间了——什么，已经五点十五分了？——他在洗澡，刮胡子，要把身上诺布日本料理和多尔彻斯特的酒气都冲掉（在他凌晨三点跌跌撞撞回家的时候，我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雪茄味）。然后他就把自己塞进莱卡衣服里，骑上碳纤维自行车去抽他的梅菲尔香烟，吃他的日本料理，讨论最新的消息资讯。我们曾经一起跑步。（穿着颜色相配的运动服和情侣亚瑟士跑鞋。如果我说我喜欢这样会不会显得很差劲？）不过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们就没有在一起跑步了。他说，在这样的城市，他需要肌肉，需要更有强度的锻炼。而跑步，他说，根本达不到他要求的强度。

我的呼吸开始变得不规律起来。我能感觉得到，胸腔里涌上一股热气。这样不对，我做得不对。我有些绝望了，自己竟然连跑步都不能好好跑了。我来到中央的小路上，经过了一个弥漫着忧伤气息的长椅，上面有人在圣诞节的时候用花环拼成了“妈妈”的字样。或许，先过滤掉我脑袋中的琐事会对跑步有所帮助吧？我想到了菲利普的父母：他们在等我们决定周日是否要共进午餐。还有米莉的迟到的生日：我回去要恳求菲利普不要再错过这一次了。（他怎么能在周二的时候不出现呢？）还有在布莱顿的那个周末……想到这个我的胃就开始翻腾。

他说他很忙。我说无所谓，虽然我根本不这么想。而且我根本都不会用这样的词儿。我好像努力想把自己假装成一个年轻低俗的女人：茵蒂娅，那个经过训练拥有标准笑容的女孩，斯坦·肯尼迪的女门徒，精明漂亮，整天惦记着抢我的工作饭碗。无所谓？我说这话的时候菲利普会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吗？或者说这样的话会让我听起来很酷吗？无所谓。可是正因为所有这些小事儿都有所谓，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琐事？什么样的正事？周日与菲利普的父母共进午餐，在布莱顿的酒店套房中的性感内衣，一个年轻女人如珍珠般洁白整齐的牙齿，还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吹灭她的生日蜡烛。正是这些事情组成了我们的生活，归根结底这些事情都是关于爱。

我又回到了桥上，这里比刚才要热闹一些。另外两名晨练者穿过了草坪，一只大狗冲着池塘抽着鼻子，池塘里的鹅纷纷拍打着翅膀要飞起来，发出咕咕的尖叫声。天空已经开始泛白，在那些低垂的青色云彩后面，太阳正从某个地方冉冉升起，细微的光线洒落下来，勾勒出了万物的轮廓与色彩。在儿童游乐场的旁边，一只红色的儿童鞋倒卡在了灰色栅栏上。一顶湿漉漉的斑点瓢虫帽子挂在了银色的树枝上。这些都是人们丢弃了的东西，不起眼的，被遗忘了的东西。有一次我出去跑步，还看见过灌木丛下面有一条男士裤子。这是怎么做到的？我记得应该不是在克拉珀姆公园，而是在旺兹沃思区。在那儿大家都是一介草民，又不是身居高位的内阁大臣，所以丢掉裤子也不会被人跟踪发现。

在咖啡馆，我刹那间迅速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转身——沿着保龄球场开始快跑。但当我跑到网球场边上的小屋时，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走进那个满是灌木丛的荒地。我很少跑步会去那儿，那只是一片三角形的茂密树林，树又细又高，紧挨着足球场的一侧，但是从主干道上看不到这儿的。有点棘手和冒险的感觉。我为什么要这么

做？因为越来越亮的光？想逃离这样一天的欲望？是修剪过的保龄球场和我镇静的脚步？还是对我无法将事情分类的绝望？我不知道。可能以后的话我会说，这只是突然对自己脚下新鲜草木的一种向往，把我现在平淡乏味的生活推向一边，来获取这仅仅几秒钟的，自由。

我说不出来。

我并不害怕——或许是因为跑得太快的缘故——但是这儿的的确比我想象中要难走。地面并不平坦，忽高忽低地很容易绊倒。树枝不小心就会戳到眼睛，一片片草丛经常会扎到脚踝。然后，透过这些交叉树枝的缝隙，我看到了它。

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放大版的布娃娃，或者是一条鱼。有一次在怀特岛度假的时候，我们曾经遇到过一只死去的海豚，孤零零地躺在沙滩上。它浑身苍白，却又十分肥厚，产生了一种令人恐惧的不协调感。还有几年前，我在牛津沿着运河散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无意中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天鹅，在河堤上静静地铺开自己的翅膀。那时候我没有太震惊是因为它已经死了，虽然在那无力的洁白和美丽当中透露出一丝残暴，但因为它就躺在那里，或许只是因为没有人在我之前把它清理干净吧，我想。

我停下来，把灌木丛拨开一条小路，一边走一边推开身旁银色白桦树的枝叶，去这个无论是狗或是狐狸或是人都能被植物叶子掩埋起来的地方，去这个混乱的物体的所在。

然后，一阵巨大的恐惧袭击了我全身。我所看到的和我脑中所能想到的只是，这不是布娃娃，不是鱼，也不是天鹅。

她静静地躺着，雪白的赤裸的胳膊从头顶伸出去，拱着背弯着腰。红褐色的头发从双鬓拽到了后面，好像有人抓过一样。她的眼睛睁开着，却呆滞无神，像是敷了一层塑料膜。她有纤长而浓密的睫毛，长而密到让人觉得一定是假的或是加长了。一张瘦削的脸，肿胀



的舌头伸在下唇的上面，上方还有一排细小的牙齿。她穿着卡其色紧身裤——可能是 Topshop 的品牌——大腿两侧分别有口袋，脚踝处也有一小段拉链。她赤着双足，脚趾甲是亮亮的黑色。而与此不同的是，她的手指甲都裂开了，显得参差不齐。她的粉色盖肩袖 T 恤从背部缩了上去，露出一块三角形的黑色内衣。她的身体——脸，脖子和胸前——都泛着青白色，而上面布满了血、伤口、抓痕和各种点状的瘀伤，还有水平的黑线。她的脖子……我忍不住看向她的脖子。

我并没有尖叫，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难道不奇怪吗？但是我突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呼吸，听起来像抽泣，又像干呕。我在喘息。好多事情都不在我意料范围之内——比如说 Topshop 的品牌，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她在哪儿买的裤子，还有她的睫毛是不是假的？这些细节我只要一注意，一去想，就会像洪水一样向我的脑海里涌进来。我并没有加工它们，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也只是把它们在脑海里排列成文字。我在给它们排序，在想怎么告诉其他人。我已经在思考之后的事情了。

我的手一直捂着嘴，我觉得自己非常不舒服。胆汁已经从内脏涌向喉咙，但我还是把它逼回去，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这片灌木丛，走到马路上。我慌乱地摸索着手机，把它挂在脖子上，试了好几次才把手机解锁。我飞快地按着按钮，天哪我的手指太大了，一直在剧烈地颤抖着，以至于接通的时候我快要把它丢在地上了。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显得平淡而安静，我只能听到自己不停地在重复：“你能听见我吗？能听见吗？”

她说她可以听见，然后我就语无伦次地告诉了她这些细节。我怎么也不记得那条路的名字——那条离这个空地最近的，跟我住的地方很近，其中一条路跟我现在的路是平行的，有几栋大的石头房子，我非常熟悉的那条路——而我说出来的却是：“三一路，有一个监狱，有

个面包店，你知道这些路交会的地方吗？有一家咖啡馆。公共绿地，就在前面。在那片树林的三角处。”她肯定在用卫星导航或者什么的，因为她好像比我知道的还多。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处在危险之中，最后她告诉我在原地等待。

挂掉电话之后，我突然觉得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朝着网球场的方向跑回去，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们过来，并指给他们应该怎么走。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任何人——只有汽车在板球场对面的三一路上规律地左右移动着，还有远处旺兹沃思监狱的屋顶上，各色灯光在高大的房子上面变换着颜色，那条路——道尔科特——我终于记起了它的名字。网球场边上的小屋内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保龄球绿地上的房间窗外漆黑一片——那里几年前的时候有一只脏兮兮的黑白花猫住过，虽然它也已经死了很久了。我现在站在铁轨的另一边，与刚才不同的方向——虽然跑了一两公里远，但是在铁轨上却显得只有几米一样短。两边的筑堤都很陡，但是依然有很多灌木丛和树丛，秋天的时候会凋落很多叶子，阻挡住火车的去路，还有阴影和黑暗的角落让人可以藏身。我旁边有孩子们在灌木丛中搭的帐篷，空空的可以躲进去。突然一阵沙沙声——可能是狐狸，或者是松鼠，也有可能只是一只鸟而已，但我真真切切地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我觉得有人在这儿，觉得自己一直被一双眼睛注视着。

我毫无意识地在小路上来回飞奔，本想奔向大马路的方向，可是突然又改变主意折了回来。我就像一只在实验室里承受压力实验的小白鼠。这时我已经看不见那个女孩了，可是我突然有种感觉她会不会突然消失了，好像会有人把她带走一样，又或者是她从来就没有在那个地方待过一样。于是我又沿着小路跑回去，一路跌跌撞撞，双手吃力地拨开都快伸到脸上的树枝。我穿过了山楂树、金雀花树和白桦

树——根本没有心情去管自己脸上的划伤——直到我终于又回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当然我在来之前就知道她一定没有离开，她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以一种恐怖的扭曲的姿势，瞪大着双眼，她还是死了。

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安静的。鸟叫，只有鸟叫。一辆火车呼啸而过。现在是白天了吧，应该是白天了。我近旁的树枝，有绿色的新芽从末端生长出来。它们一定是发芽了。我上班快要迟到了——我必须现在直接去演播室，让自己赶快进入车里——但是我现在不应该想这个。我蹲下来，坐在潮湿的草地上，这里只有我和她。她看起来很脆弱，容易受伤，我闻到了一股强烈刺鼻的医院走廊的味道，或者是游泳池更衣室的味道。我尽力让自己不去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皮上有细小的像过滤图像一样的斑点，一直延伸到纤长的眉毛上。我摸了摸她的头发，感觉不到任何生命力，不过头发本来就是死的，不是吗？她的上衣——盖肩袖，扣子掉落在前面——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上衣被紧紧地扯到一只胳膊下面，露出了内衣。内衣的带子，一条松松的黑色蕾丝边，已经滑出来掉到了前面，一定是内衣带的扣没有扣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几乎是下意识地就这么做了。我的内心翻滚着，我把黑色的蕾丝边内衣带拿起来，将它穿进内衣罩杯的扣上。我的手指关节触碰到她的衣服纤维，有一种冰冷潮湿的感觉。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之后才反应过来是我自己发出的声音。这是米莉需要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经常给她唱的一首摇篮曲，虽然现在我也记不清准确的歌词：“摇摆的，旋转的，跑动的……所有去梦乡的路，都很远很远……”这些音符卡在嗓子里，听起来像是一种痛苦的呻吟。

感觉像过了好久好久，而实际上在警笛鸣响之前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我知道自从我离开家就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有一种感觉：在胃的深处有下垂的、轻微的饱腻感——一种古怪的预兆，如

果你喜欢的话。这样说是不是听起来很牵强，很难说的过去？也许是我的错吧。

来了两个人。一个女的穿着制服——她认出了我。她见到我时脸上刷的一下红了，并给了她的同事一个眼神，眼睛微微瞪大，好像是在说：“是她——你知道的，电视上的她。”即便那个男的知道我是谁，他也不打算表现出来。他穿着自己的牛仔裤和运动衫——一种警察局里显示自己重要性的象征。我看过电视剧《摩斯探长》，知道里面的这些规矩。他介绍了他自己，并用一只手轻轻地捋过了又黑又厚的头发。他是柏利威警长，“这位是摩尔警员”。

我们坐在了网球场边的小屋里。警笛声停下了之后我就飞快地跑了出去，看到警车上面蓝色的灯光在树丛里闪烁着。我跟他们握手，因为我现在迫切地需要与人有身体上的接触。我不能去想哭的事情，因为死的又不是我。摩尔警员看起来像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在我们走回去的时候她一直扶着我的胳膊。她个子很小，脸上有雀斑，深棕色的头发梳在后脑勺绑成一个马尾辫。她应该算漂亮的，虽然两只眼睛好像靠得太近，而且有一颗门牙明显地磕掉了一块。她告诉我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她正准备下班，“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培根卷啊番茄酱啊，还有布朗沙司呢”。她说这些试着让我感觉舒服一点，而柏利威警长才不管这些。他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情——耸着肩膀，背后的牛仔裤都松松垮垮的。他的两脚站在地面上像滑雪者踩着雪橇一样坚定，好像这样能找到平衡。

我不用告诉他们她在哪儿，这个已经十分明显了。当我们再回去靠近的时候，柏利威让我在外侧小路上等着——更确切地说，是他伸开双臂像一堵墙一样挡住我。

“刑事侦查，他接下来要做的，”摩尔带着歉意小声对我说，“我们

已经申请了警犬参与调查，SOCO 方面也会很快过来——八分钟，如果他们立刻看到了蓝色警示灯的话，我猜。”

“足球队？”我惊讶，一边想着足球场不就在旁边几步远的地方么。

“是SOCO，法证人员的缩写<sup>①</sup>。他们会对整个案发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还会进行一些指纹搜查作为证据。”

我问她都有什么类型的证据，她说：“任何事物都是——比如脚印、武器、衣服纤维、血液、头发、图画、玻璃等等。他们找到的东西都特别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不能让你过去影响案发现场。”

“希望我真的没有影响到你们。”我说。

她的眼睛盯着灌木丛，嘴里发出不信任的啧啧声，说道：“人们就应该在离开之前清理一下。”

在不经意的一瞬间，我以为她说的是那具尸体，就吃惊地半笑了一下。然而她抬起的下巴却指向了揉成一团的麦克唐纳纸袋，撒了一地的碎屑和生菜。

“你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证据吗？”我问道，试图学习他们的思维。

“更有可能只是一团垃圾。想想那些肥肉和盐分对他们血管产生的影响吧。可能只是孩子吃了扔掉的。”

“孩子。”我重复了一遍，想着，还有其他人到过这儿吗？

柏利威还停留在女孩的尸体那里。他完全没有碰触到她，只是蹲下来仔细地看。之后他就开始打电话。他打给了摩尔说了一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是一串数字之类的——然后她也开始打电话。一阵疲惫朝我的脖子和脑袋袭来。她挂掉电话之后我问她自己是否可以离开了，但她说还需要找我确认一些细节。

我向她解释我必须得去上班，她点点头回答说：“我，非常，理

---

<sup>①</sup> SOCO和英语中足球soccer的发音类似。

解。”这几个简单的词语一下子把我的生活划分在她的优先权之后。她又向柏利威确认了一遍，然后我们就走回路边的咖啡馆去找一个坐下聊天的地方。她说：“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看起来比电视上年轻多了。”

我笑着说：“是发型的原因。又大又红，就是适合做电视节目的发型。其实我自己的头发就挺不错的，可是为了做电视节目就要涂上很多发胶，看起来像钢盔一样。”

“你是有专门的发型师为你做发型吗？”她问，看到我点了点头，又问，“什么？每天吗？”

“这事太超现实、太离奇了，”我说，“一般情况下……”

“我知道。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时候肯定都会被吓着的。有人告诉我说在做警察的第一年里都会对两种气味做出本能的反应，一种是毒品，另一种是死亡。”

“那里的确有种气味……”我说。

她吸了吸鼻子：“就像上了年纪的人住的房子里——有股酸臭味。”

“是别的味道。”我说。

于是她打开了笔记本，在上面罗列地写些东西，像在为自己最近喜欢读的书分类一样。上面写满了近两年在她管辖范围内见过的死亡案件——一个自杀案件，一场车祸和几个死于心脏病的人。

“自杀？”我好奇地问。

“哎呀是啊，”她说，“做警察这一行真的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她告诉我女人自杀和男人的不同之处，她们会做得很夸张，割腕啊上吊啊开枪自杀之类的。我知道我可以停下来去思考她说的这些话，但是对我来说信息量真的太大了。我现在想回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尽快冲一杯咖啡，没时间的话我就在车里喝。我其实是有点内疚的，对于她直爽的谈话我却觉得不舒服。或许她不是想友好地让我感觉舒服一

些，她只是喜欢这样聊天。于是我就打断她，开始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哦哦，不要着急”，她说）：我是怎么跑步到这里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这条小路上来，好像有东西指引我过来一样，而且刚过来的时候我是怎么以为这个苍白而修长的东西是一只天鹅或者是海豚……她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然后问我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于是我回答说看到了其他一些跑步的人，还有池塘边上的那条狗。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没有了。

“有什么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吗？”

“只有……那个女孩的尸体。”

她翻阅着自己的记录，于是我鼓起勇气问她那个女孩脸上的斑点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种小红点，”我说，“就像怀孕的时候脸上起的疹子一样，看起来好像挤也挤不掉的那种。”

“啊，那个我知道，”她一边说，一边放下了笔记本，“那是瘀斑——是窒息的表现。”

“而且她脖子上也有这样的痕迹——好像被人用蛋糕绳子勒住了——但是还有一些淤青和擦伤，像指印一样。你觉得她是被勒死的吗，或者说窒息而死？”

“我们只能等待法医的鉴定结果，”她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指印都不是凶手的，而是受害者的。你知道的，她们肯定会使劲挣脱脖子上的绳子。”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然后又打了一个，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很舒服。我的灰色连帽衫还系在腰上，于是我把它解下来穿在了T恤衫外面。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震惊在慢慢消退，变成一种更自然、可以接受的感觉。

摩尔说：“能给我签个名吗？”于是我转身，保持着本能的微笑，礼貌性地抬起手，才发现她其实只是让在我的证词下方签名。

当我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柏利威已经往回走了，同时我也听到远处又有了新的警笛，一边响着一边沿着旺兹沃思的单行线开过来，声音越来越大。警犬和法证人员的人，还带着相机和什么东西——什么，警棍？——一边拨开脚下的草丛，一边寻找着证据，有可能出现的衣服纤维、图画、玻璃什么的，能找出到底是谁干的。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好像都飘走了一样。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现在属于他们了。

我一路从斯托克维尔到滑铁卢开车呼啸而来，时间越来越迟，四十五分钟的上班时间变成了九十分钟。我已经错过了早上的节目会议，这会让我一天的工作都处于下风。如果——就像有人早上发现了尸体一样——我也不准备占什么上风了。

斯坦·肯尼迪，我的节目搭档，在我出现的时候已经坐在了绿色的演播室里，跟几位嘉宾交谈——有一位中年妇女刚刚赢得了帮宝适卓越奖，在这个节目上会讨论生孩子和新电视剧的关系，还有一位可怜的母亲，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她的儿子去年在社交网站脸书上被恐吓之后就自杀了。还有一条杂种狗，在桌子下面嗅来嗅去，不时地舔着地上散落的丹麦面包屑。开始之前助理制片人告诉我，它“偷走了整个英国国民的心”，因为在 YouTube 的一段视频上它和一只鸡一起踢足球。生，死，一条狗，组成了今天《早上好》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斯坦看到我的话，他是不会抬头的。如果我们两个能更合得来，日子可能会更顺利一些吧。在我走去化妆间的时候听到了他的大笑声，他那标志性的男低音笑声让他看起来更自然，更讨人喜欢，这样，他就可以在采访对象面前表现得非常专注。就连刚失去儿子的妈妈也会被他吸引，羞赧地垂下眼睛盯着自己的双脚，并悄悄地地抹平裙子上的褶皱。他对任何人都是如此，除了我。这是一场无视的战争。



我的朋友克拉拉曾经见过他几次，说他的魅力在于参差不齐的上排牙齿——尖尖的虎牙可以抵消掉他自己本身散发出的女性气息。他的下嘴唇比上嘴唇要厚很多——好像被人打了似的。克拉拉这个花痴，说看见这样的嘴唇就忍不住想上去咬一口。

在我下楼去自己房间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听见，他那友善的带有酒精和香烟味道的笑声，在楼里的各面墙上发出的回声。他的笑声中有一些东西，让我总是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安妮已经在等我了，对我的迟到正焦躁不安。电视录像设备已经架好，宝贝莉丝卷发吹风机也在旁边待命。我走进来道歉，我讨厌自己给她已经很繁重的工作雪上加霜。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了解了迟到的原因——因为下车的时候我就给制片人发了信息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她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这些信息了。

“你看起来像个死人。”在我坐下的时候，她说。

我特别希望自己有时间跟她解释。她是一个很可爱的谈话对象，我经常会跟她聊天，尽量试图让她在工作中觉得舒服一点。虽然这么做或许只是在她的工作中让自己好受一些。我不配享受这所有的安排。虽然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已经快十点了。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这对她不公平。安妮，她自己短发，没有化妆，紧张到说不出话，而我已经穿上了一条深红色 DVF 的连衣裙，用芭比波朗上妆，张开嘴唇涂上桑格利亚或者旧式好莱坞的口红，闭上眼睛涂上小麦色和大地色的眼影。她应该是对的吧，我想。或许我真的看起来像死人一样——眼眶下方的深紫色眼袋，眼皮上越来越多的皱纹。我的头发也不如以前厚了，橙红色也在慢慢褪去——变成了什么，浅橙色？我想到了妈妈的头发，在我小时候非常亮丽，充满生机地蓬松着，而老了以后就变成了一种黯淡无光的橙粉色。那个死去女孩的头发也是红色的。那肯定不是天然的，肯定是染过的。如果我觉得她似曾相识，是不是让人觉